

严用光：“大均八景”的规划师

高上兴

光绪七年，诗人、《景宁县志》总纂、雅峰书院主持严用光五十五岁了。自壮游归来，严用光除了编县志、办书院，闲暇之余便是登山玩水、吟咏诗词。作为大均女婿，严用光对大均，更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热心。

在这一年写的《重游均川记》里，严用光追忆了少年在大均游玩的景象，叙述了娶妻大均后在大均的游历，更不惜笔墨，大段大段地将大均景观，和他曾游历过的地方对照起来。

登大均的山，严用光写，“觉鸦顶汤尖之挺拔，金字龙岗之特峙，无异于登北固而览金焦，过东山而胆龟兔，近取即是，仰观焉而有得也”。北固山，即为镇江的北固山，宋代辛弃疾写有《永遇乐·金口北固亭怀古》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，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。东山，就是孔子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那个东山。在他看来，大均后山的鸦山、朝向的汤尖山，挺拔耸翠，鸦山低伏延伸而成的镇龙岗，山水相峙，沿着山中小道攀登，宛若登上北固山览胜金山焦山，越过东山远眺龟山凫山，远远近近，真是长在审美上了。

俯瞰大均的水，严用光写道，“均潭之烟波浩渺，洋滩之雪浪奔腾，可拟长江一泻千里，黄河九曲分流，逝者如斯，会心处不在远也”。镇龙岗下那一潭凝如碧玉的水，潭下游那铺满鹅卵石的溪滩，溪滩中间那白浪翻滚的溪水，如长江奔腾，黄河分流，日日夜夜流淌不息。

还有镇龙岗上的观音阁，严用光写，“且登大士楼，滕王高阁临江渚也”，这是拿滕王阁来比观音阁。镇龙岗下的浮伞渡，严用光说，“过浮伞，苏子泛舟游赤壁也”，这是想起苏东坡泛舟赤壁的往事了。村中景致数完，严用光也没有忘记村外的滴水岩，又写，“悬岩喷瀑，领异标新，即雁荡匡庐之胜无过于此也”，这是拿雁荡山的大小龙湫、庐山的飞瀑来比滴水岩的瀑布。

在他的比较和想象里，大均的山水、悬崖、楼台，无不有着名山大川的风姿。这位在少年时即展露出才华的诗人，在浪迹天涯壮游二十余年后，对山川对人事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。在他的作品里，常常替山水抱不平，又借着替山水抱不平，抒发怀才不遇的情绪。“此山僻在东南奥，抱奇孕美无由伸”（《惠明寺茶歌》）是典型的严用光式的句子。

在《重游大均记》里，这种相似的句子又出现了：“吁谢康乐之履齿不到，罗江东之行迹未经，数百年亦孰有过而问之者，即福地洞天，其汨没于荒烟蔓草之间，何可胜道？”名山大川，往往与名人相挂钩。尽管景宁有着谢灵运漫游的传说，但毕竟没有诗文的实证，严用光便不免感

慨，谢灵运、罗隐的身影不到，即便是洞天福地，也难免湮没于荒烟蔓草，鲜为人知。

有感于此，严用光便将大均山水“择其尤胜者编为八景，发为诗歌”。由此可见，对大均八景的选择和书写，严用光显然不是心血来潮。从创作的角度来说，《重游大均记》其实是严用光大均八景诗的“创作谈”。在这篇创作谈里，严用光交代了创作背景、创作动机、创作思路。

换言之，从一开始，严用光就是抱着为山水抱不平、为山水立传的雄心去的。他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，打通了山水和人的境遇，去感悟山水、共情山水，并将大均的山水，和祖国的河山挂钩起来。在带着一点“攀附”意味的挂钩里，严用光实际上通过名山大川这个中介，为大均山水链接了那些最为经典的中华文学，并自觉地将大均的自然山水纳入中国文化山水里。

严用光选择的大均八景是多元的。有山（汤尖耸秀、鸦顶开祥）、有林（龙岗叠翠）、有水（均潭印月、洋滩雪浪）、有瀑（屋岩瀑布），还有人文景观（杰阁撑云、坟树围青）。可以说，这八景，比较系统地构筑了大均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体系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景点依然是大均的标志性景观和游客的打卡点。

除了选点选题，严用光还精心地选择了创作的形式。他一共为大均八景写了两组律诗。一组是八首七律，一组是八首五律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景点，严用光都分别写了一首七律和一首五律。这就从景点的维度和律诗的维度，交织成了完整的书写体系。

现在，让我们走进严用光的八景诗。严用光的两组八景诗，有相同之处，也有差异。

总体风格上，清新质朴，时有佳句。如，“指点青山梯在目，犹思挈伴一登攀”（《鸦顶开祥》）、“幽崖含古态，老树发奇芬”（《杰阁撑云》）、“开窗凝眺处，书意满梳栊”（《汤尖耸秀》），特别是《洋滩雪浪》“水气通云气，滩声带雨声”一句，打破了诗句用词重复的忌讳，故意用一字重复来描写云气水气氤氲一体，滩声雨声激荡交响的场景，在平如口语的句子中，融视觉听觉于一体，极其险绝。

创作手法上，善于用典，时有化用。如写《均潭印月》，“乘槎何处访前因”“乘槎银汉近，便拟泛张骞”用张骞泛槎到天河的典故；写《坟树围青》，以“匝地已无红日漏，参天常见绿云团”化苏轼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”；写《屋岩瀑布》，“匡庐练影同妆点，雁荡晶帘费剪裁”用殷周之际匡俗兄弟七人结庐于庐山的典故；《汤尖耸秀》里，“雾宿岩边树，云归岭上亭”则让我们隐约看到了贾岛“鸟宿池边树，

线香染流年

陈敏红

袜筒上还绣着精致的小雪花。

在姐姐的指尖，岁月仿佛被赋予了魔法。寻常的棉线，经她的巧手，能在白布上绣出栩栩如生、仿若会呼吸的牡丹；普通的毛线团，在她手中能幻化成灵动的金鱼枕。她的嫁妆，也都是自己亲手编织的。在那个年代，沙发垫、茶几罩、电视罩、枕头巾、茶杯罩……手工编织的物件极为流行。那年，待嫁的她绣制喜被，月白色的缎面上，“百子千孙”的图案并非俗艳的印花，而是用七色丝线绣就的孩童：有放纸鸢的垂髫小儿，有斗蟋蟀的总角少年，每个孩童衣襟上的盘扣细如米粒，却颗颗清晰分明。

姐姐为新生儿钩织的世界，堪称一场童话盛宴。她不仅为自己的女儿编织了无数美好的童话，在我女儿出生时，也送来了众多衣物鞋帽，披风、毛衣、裙子、鞋袜一应俱全。藕荷色连衣裙的领口趴着绒球兔子，水红斗篷的系带末端悬着铃铛樱桃，鹅黄小帽上还立着一座微型城堡，塔尖的银铃仅有绿豆般大小。

姐姐当上外婆后，催发了创作灵感。为小外孙钩织的鞋帽、衣物、头饰数不胜数，引得邻

僧敲月下门”的影子。

意境营造上，水韵仙韵，交织交融。在十六首八景诗里，严用光以极大的热情写水的各种形态，写溪水有清潭、澄潭、春浪、夜涛，写云雾有瑞霭、晨露、晨雾，写瀑布有飞瀑、悬流、雪霰、雪浪，在这些富于变化的词语里，大均各种状态的水，也就顺势而出了。再有仙韵，有凌云意、乘槎、云山、仙乡、无埃、龙门、蓬岛、鹇光、兔魄、银汉、净俗尘、银河、斗牛横等等，无不透着缥缈超拔的气质。

七律八景和五律八景相较，除了外在形式不同，内在也有差异。我们可以拿一组来作比较，如《龙岗叠翠》。

七律：“回龙起伏峙高岗，形胜天然占一方。飞阁下临浮伞渡，层峦深护读书堂。凌霄翠黛含晨露，倚岭苍枝挂夕阳。四面云山同庵画，溪流如带抱仙乡。”

五律：“古木知何代，高踪溯宋唐。环冈团紫翠，倚岭郁青苍。异质成梁栋，奇材链雪霜。小亭门坐久，有客话沧桑。”

我们用镜头来分析一下这两首诗歌。在七律里，以山势山形起笔（大全景），用山下的浮伞渡、学堂承接（近景），随后转到林中的树木、林外的夕阳（特写），最后以四面的山、村外的溪来收尾（大全景）。在五律里，则是以古木起笔（中景），用山岭的色彩来承接（中景），随后继续转回树木（特写），最后以小亭子收尾（特写）。

通过对比，我们发现，在五律里，大全景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树木、亭子、聊天的人们。这种更小的场景，特别是“小亭门坐久，有客话沧桑”的意境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

又如《杰阁撑云》，七律用的意象是丹阁巍峨、翠嶂千重、清潭百丈、槛外村烟、岩前特色，五律用的则是空中阁、幽崖、老树、槛外波光、檐前曙色、瑞霭。我们也发现，在五律里，每一种意象都变得更小、更实，仿佛就在作者的眼前，触手可及一般。

对比其他的七律和五律，大致也呈现出这种差别。也许是写作时的状态不同，也许是诗人的有意为之，他们总体上有了区别。五律八景如年轻女孩，牛仔裤白T恤，世俗又清新，七律八景则如新娘出嫁，妆容齐整、仪态端庄，热烈隆重。

可以说，无论是对“大均八景”的规划，还是对“大均八景”的书写，都体现了严用光立足景宁又超越景宁的视野，体现了他独特的匠心和纯熟的诗艺。严用光对大均的书写，也丰富了浙西南山水的文学表达，为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留下了诗的实证。

居们赞不绝口、羡慕不已，她一高兴，便四处送人。2022年，我外孙女出生，她寄来一个大包裹。层层打开，几十件织物如春日新芽般展现在眼前：粉樱花瓣堆叠而成的连衣裙，每片花瓣里都藏着一颗珍珠；鲜红色的护耳帽，用蓝线巧妙勾勒出翎眼的光泽；那些头饰更是充满创意，晨露欲滴的草莓发卡，翅膀能够颤动的红色蜻蜓，还有白兔跳跃、彩蝶飞舞、前“橙”似锦、好“柿”发生、元宝福袋、萝卜蘑菇……件件小巧精美，独一无二，色彩绚丽，让人满心欢喜、爱不释手。

如今，姐姐已过花甲之年，可手中的编织从未停歇。老花镜、银发与彩线在晚风里相互交织，钩针轻碰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在这一瞬间，我忽然领悟：她那些永不重样的织物里，藏着一部用针脚写就的家史。每道褶皱都熨帖着旧时光的温度，每粒纽扣都锁着未说出口的牵挂。在这个机器刺绣泛滥的年代，她固执地用手工编织着古老的温情，让每一根线都饱蘸岁月的沉香，为生命最初的柔软，织就抵御世间寒冷的温暖茧房。

塔城之行

朱奕澄

去年冬天，我去了趟塔城。

塔城位于祖国西北边陲，与哈萨克斯坦接壤。由于是第一次去北疆，不免有些兴奋。塔城，全称塔尔巴哈绥靖城，是乾隆亲自起的名，后来官方简称为塔城。领队说，塔城的冬天积雪有一米多深，这对在南疆难得遇见下雪的我来说，可谓“身未动心已远”。

一下飞机，放眼望去，视野可见，皆是丘陵草原、高山森林、草甸湖泊，道路两边是色彩斑斓的篱笆墙，傲然挺立的胡杨以及依稀可见的牛羊，再往后就是草原和彩云相连的一抹黛色远方。正前方，那是像守护神一样静静矗立的巍峨雪山，其巅峰之雪，在初升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圣洁而遥远的光芒。

在我印象中，北疆的城市多山少水，略显荒凉。但塔城的自然风光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，在这里，山水林湖田草沙雪完美地融为一体，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长卷，每一笔都蕴含着无尽的故事和风情。

塔城，被誉为“油画中的城市”，果然一点都不假。

道路两旁的建筑也颇具特色，房子结构多为砖木混搭，特别是红黄相间的色彩非常吸人眼球，一派俄式建筑的气息迎面而来。因为塔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，尤其是哈萨克族比例较大，所以在这里，舞蹈和音乐的元素，深藏每个人的基因当中。领队告诉我，这里是手风琴的故乡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手风琴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漫步塔城大街小巷，悠扬柔和的手风琴声就会从各个角落飘出。

车子进城已是中午时分，我们走进一个圆弧顶外形，具有浓郁哈萨克族风格的餐馆，餐馆的招牌是手抓饭和拌面，因一路奔波饥肠辘辘，抑或是急切想品尝美食，我各点了一份，服务员似乎吃了一惊。等她端上来时，我才发现分量比想象的要得多，手抓饭上还盘着一只大羊腿。

吃饱后，我们往雪山的方向行走。因是上山，公路不再像刚开始时那么笔直，海拔也渐渐高了起来，周边的山坡开始出现一小片一小片还未融完的雪块，披在大地上斑斑驳驳。

山越高、雪越多，公路两侧开始出现传说中的雪墙。雪墙整齐划一、晶莹剔透，像是夹道欢迎的人群，甚是壮观。汽车在一片开阔处停了下来，我们一个个欢呼雀跃，迫不及待地跑进雪地里，一头倒下去，留下自己偌大的雪形。我仔细打量着这雪，发现比老家的要白要细，宛如面粉洒在地上。我正奇怪是什么原因，这时一团巨大的雪球朝我袭来，不偏不倚砸中了我，原来是同伴向我“开炮”了。雪地里回荡着我们的追逐声、打闹声，仿佛就要把这片沉睡的原野给吵醒了。

从山顶往下看，连绵起伏的山丘、蜿蜒流淌的河流、水草丰美的沃野、星罗棋布的村镇，壮阔苍茫和江南秀美兼有。这座边境线油画小城，用它独有的方式诠释着岁月的静好和生活的真谛。在这里，时间似乎放慢了脚步，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，只想沉浸在这份宁静和美好之中。

塔城之景，在回来后，依然在我心头久久萦绕。

岁月的船

徐亚萍

父母没能踏上时代的快船，他们的爱筑成了远航的帆。

寒来暑往，四季更迭，少年的脸庞虽渐渐褪去稚嫩，可心底的懵懂却依旧。在生活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许久，偶然回首，才惊觉那承载着我们无数希望与梦想的帆，早已在岁月的狂风骤雨中日渐破旧。父母的身形已然佝偻如弓，却依旧竭力为我们撑起一片晴空。

年少时，我们总以为远方才是归宿，拼命挣脱他们的怀抱，奔向自以为是自由，可当我们跌跌撞撞，满身伤痕时，才发现，他们的“絮叨”里藏着最深情的守护。岁月在他们的额头上刻下了沟壑，时光在他们的发间染上了霜白。此刻，我们终于懂得，他们的爱从从未有过丝毫褪色，只是曾经的我们，从未用心倾听。那些曾经厌烦的叮嘱，如今却成了最温暖的回忆；那些曾经不屑一顾的关怀，现今化作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。可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从不为任何人停留。当我们在生活的磨砺中幡然醒悟，想要转身去拥抱那份一直都在的爱时，却无奈地发现，他们的脚步已不再轻快，曾经能轻松追上我们奔跑背影的双腿，如今已变得沉重迟缓；他们的眼神也不再清澈明亮，曾经满是温柔与坚定的双眸，如今已被岁月蒙上了一层浑浊的雾霭。

于是，我们终于明白——父母的唠叨是爱的语言，他们的叮嘱是生命的箴言。父母的爱从来不是帆，而是那艘船本身，他们载着我们，乘风破浪，驶向未知的远方，而我们，却总是等到船已靠岸，才懂得回头看一眼那默默守护的身影。

或许，这就是人生最深的遗憾：我们总是在追逐梦想的道路脚步匆匆，而他们却在岁月的侵蚀下迅速老去。当我们想要转身陪伴，却发现，来时的路已在岁月的迷雾中渐渐模糊，那些与他们共度的美好往昔，只能在回忆中寻找。而我们，终将在这艘船上，学会如何去爱，如何去珍惜，如何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守护那份最纯粹的情感。